

21 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

方 坤 FANG KUN

主编 / 贾德江

Individual case study of influential artists in 21st century Fang Kun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1 世纪有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

方 坤 FANG KUN

21SHIJI YOU YINGXIANGLI HUAJIA GEAN

YANJIU

目 录

[02]

艺术简历

[03]

山水大美

萧 平

[05]

方坤画集序

——苍茫野逸说方坤

范 扬

[12]

无法而法 乃为至法

方 坤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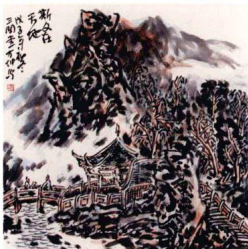
后 记

方 坤

方 坤 1953年8月生，贵州金沙人，大学学历。20世纪90年代末曾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高研班。现为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六盘水市第五届、第六届人大常委，六盘水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主席，文化部国韵文华书画院特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从事中国画创作30余年，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提名展等。曾先后在贵州国画院、南京艺术学院、浦江美术馆、山东省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近百件作品分别在《美术》《美术观察》《美术研究》《中国书画》《江苏画刊》《中国文化报》《中国书画报》《美术报》等全国性专业报刊发表，并有专版推介。入编大型画集二十余部，出版有《方坤山水画作品集》《美术家方坤》《方坤山水画集珍》等个人画集。





斯文在天地 68cm × 68cm 纸本 2008年



拨云寻古道 倚树听流泉
68cm × 68cm 纸本 2010年

方坤的山水画创作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画坛上扬名了，他那苍茫浑厚、生机勃勃的山水画作品曾给很多评论家和欣赏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有理论家在谈及艺术的发展与变化时曾说：“艺术史的每一步前行，其实都是那一代艺术家共同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而细究方坤山水画创作的特点，或许会对当下的山水画坛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画的一大特性即是它所具有的高度完善和发达的程式性上，而山水画尤其具有代表性。虽然如此，这种程式性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艺术家面前非但不会成为影响艺术发展创新的束缚，反而能够被用来成为新的风格形成和产生的原始条件。在这一点上，方坤的绘画具有的表现力为我们生动地说明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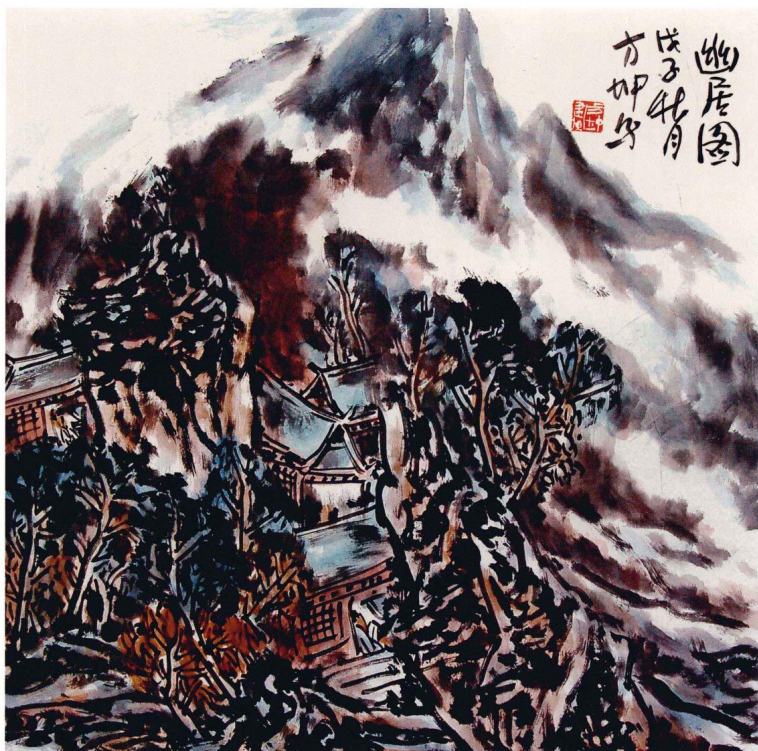
山水烟岚、树石、亭榭是山水画创作的最基本元素，方坤的山水画也不例外。但如何运用这些元素来组织自己的画面则表现着不同艺术家的审美追求。我们在方坤的创作中发现，画面中所有的物象和造型都统一在他那率真而又浑厚、随意而又苍辣的笔墨线条之中，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层面。当我们继续深入，则又发现在这种浑厚与苍辣的背后，他的作品同时不失去中国传统绘画所具有的人文气息。在他的作品中，那些被他赋予了某种精神力量的笔线墨块中，用笔的勾皴点染，用墨的浓淡干湿处处都体现了画家对艺术规律与本体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无论从画面的整体与细节上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些，而方坤的山水画的用力之处，也正在于此。

山水画的创作非常重视画面意境的营造，理论方面也一直有关于“写景”与“造景”的讨论。对于画面气氛的表现，方坤有他自己独特的表现，那种随手拈来看似不经意却又是用心经营过的率性的掌控，即是他刻苦学习和训练的结果，同时也是他艺术上不断创新和熟练之后游刃有余的表达。方坤曾用心于古人的传统之中，废寝忘食。尤其他对于黄宾虹和陆俨少的钻研，更使得他的作品在山水画笔墨意境上有了更为丰富的体验与表现。另一个方面，中国画艺术向来与书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对于笔性的把握与表现一向被认为是衡量一个艺术家水准高下的重要因素，黄宾虹和陆俨少曾对此有过极精当的论述。方坤对此多有参悟，书法元素或书写意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在作品中所注入的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最终成为一种滋养，更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着他的山水画创作。

从整体性的风格面貌上来讲，方坤的作品从里到外，从笔墨到意境都荡漾着一种旺盛而蓬勃的阳刚之气，这种气息不单纯是一种绘画审美上的风格追求，它更是传统绘画所始终倡导的精神，这也就是传统山水画中所追求的山水大美的精神。这种气质和精神并不是生来即知或是努力刻苦而能学来的，他必须由艺术家自身的修养积累和智慧生发而来，这或许就是方坤与其他画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吧。

(作者系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书画鉴赏家)

的生涯。後來
 方坤兄來到南
 京，辦了他的私人
 畫展。人們為
 他筆下的真實
 厚度所感動。
 我和
 方坤兄很早
 就認識了。我們
 都喜歡畫畫，但
 所以有著互相
 親切的血緣脈
 絡。依我看
 來，學畫的人
 不少，得其真
 評的三五人而已。
 方坤兄是得了
 其中真意的。
 方坤兄要出畫
 集，囑我作序。
 我不善長篇大
 論，只能略敘的
 說。我的體會
 和我倆相交情。
 倘因幾個字未能
 說的話，我評價其
 深厚野逸。望
 方坤兄認為是也。
 是為序。
 庚子年方坤



幽居图 68cm × 68cm 纸本 2008年

方坤画集序
 苍茫野逸说方坤
 方坤兄是
 我的老友。十
 餘年前就
 就在美術刊
 物上讀到了
 方坤的山水
 画。頓時便覺
 得親近起來。
 方坤兄的山水
 有一種蒼茫
 野逸的趣味。
 他也不畫大山大水
 名勝優遊之地
 他。他也不畫小
 橋流水枕河人
 家。他畫他的
 地無三尺平的
 貴州。畫六盤
 水周圍的風物
 蒼莽之中并
 沒有荒涼的意
 味。倒是在他
 恣肆隨情的筆
 墨中找到了生
 命的活潑。後
 來方坤兄來到
 南京辦了他的
 個人畫展。人
 們為他筆下的
 真率厚實所感
 動。我和方坤
 兄很是談得來
 。我們都喜好
 黃賓虹。所以
 有著互相親切
 的血緣脈絡。依我看來。學黃的人不少。得其真諦的三五人而已。方坤是得了其中真意的。方坤兄要出畫集。囑我作序。我不善長篇大論。只能略微地說說我的體會和我倆的文情。倘用幾個字來概說的話。我評價其“渾厚野逸”四字。方坤兄認為妥否？是為序。

范扬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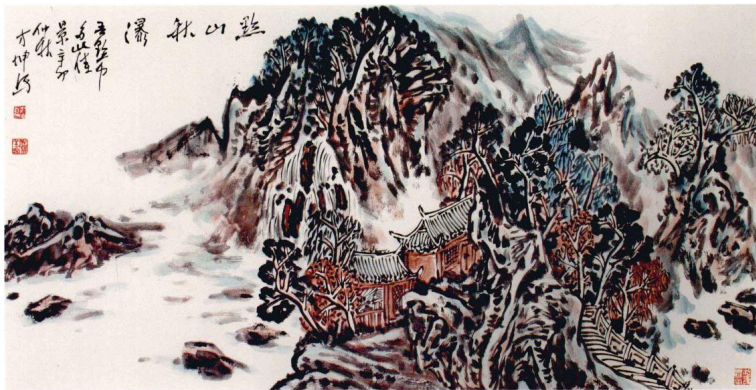
方坤画集序

——苍茫野逸说方坤

■ 范 扬 / 文

方坤兄是我的老友。十余年前，我就在美术刊物上读到了方坤的山水画，顿时便觉得亲近起来。方坤兄的山水有一种苍茫野逸的趣味。他也不画大山大水名胜优游之地，他也不画小桥流水枕河人家，他画他的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画六盘水周围的风物，苍莽之中并没有荒凉的意味，倒是在他恣肆随情的笔墨中找到了生命的活泼。后来方坤兄来到南京办了他的个人画展，人们为他笔下的真率厚实所感动。我和方坤兄很是谈得来。我们都喜好黄宾虹，所以有着互相亲切的血缘脉络。依我看来，学黄的人不少，得其真谛的三五人而已，方坤是得了其中真意的。方坤兄要出画集，嘱我作序。我不善长篇大论，只能略微地说说我的体会和我俩的文情。倘用几个字来概说的话，我评价其“浑厚野逸”四字。方坤兄认为妥否？是为序。

辛卯冬日



黔山秋瀑 68cm × 136cm 纸本 2011年



宿雨初晴
136cm × 68cm
纸本 2011年



方坤的山水画很有气势，细观每一幅画皆浑朴厚重，随意率真；苍劲老辣的笔墨中又不足清雅之气，实属难能可贵。观其用笔，当属上乘功夫，他用笔多曲屈婉转，下笔重，用笔狂，点、曳、拂、披、顿、转、挫，笔法多变，或稳、或速，无一处不变化。用墨则浓淡焦枯随之，潇洒自然，浑厚而华滋。在当今画坛，实不多见。

有评论者说，“看方坤的画有轻松之感，痛快之感，我很赞同。他作画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追求精道，虽胸无成竹，但胸中却有丘壑，看似无法，却处处依法。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美术史论家、博士生导师）

登黄山即景
136cm ×
纸本 2011



黔山可居图
136cm × 68cm
纸本 2011年

方坤先生工作不在画院而在文联，主要从事组织工作。他担任很多行政工作，却天天都在坚持作画。他的画很大气、很率真、很有发展前途。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溪山坐忘图
136cm × 68cm
纸本 2010年



烟村四五家
136cm × 68cm
纸本 2011年



看方坤的山水画很使人精神振奋,感到有生命力,积极向上。作品阳刚大气,率真而率意,有大家风范。他把贵州的山水转化为笔墨,且吸收了黄宾虹的东西,这在他的画中是一个突出的特色。若方坤先生能在其优势的基础上继续下去,那他的画确实很了不起。

——姜宝林（著名画家、博士生导师）

林泉高致
136cm × 68cm
纸本 2010年



锦绣山庄 68cm × 270cm 纸本 2011年

无法而法 乃为至法

■ 方 坤 / 文

我之于绘画主要是职业行为，几乎每天都要抹几笔的。至于画好画坏，表现什么或不表现什么都不甚计较，只要尽性便可。画前也没经过什么严密的构思或有什么具体想法，所谓胸无成竹是也。无论大画小画都是这么信马由缰，随意生发而来，很少有刻画的成分。显然不属于严肃创作一类，所以不好谈。画倒是每天都在画，像日课一样，每天都必须完成，若差一天不画，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心里总是不踏实。近些年染上行政工作，兼了很多职务，可谓是事务多多、会议多多，绘画时有间断，但只要稍有空，便偷闲抹上几笔，心里才会舒服。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三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已随之进入中年，平平常常又平平淡淡，记忆中似乎还未出现过什么奇迹，而个中酸甜苦辣倒是不少。但不管怎样，绘画也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使我投入兴趣的事。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画山水，主要是得益于生长在贵州，既生于斯、长于斯，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然其间除了感情因素外，贵州的山水确实是极能入画的。贵州古称黔中，这里崇山峻岭，层岩叠嶂，然其间也不乏幽谷回溪，小桥流水。无论何地，只要你深入进去，都有极佳景致。可谓信笔写来，皆可入

画。特别在夏秋多雨之际，随处瀑流飞挂，溪涧横溢，雾气腾升，云宿山半，峰峦隐现其间，可谓万千气象，变幻无穷也。只可惜因交通不便，文化不发达之故，多少年来，外地的艺术家们都很少涉足这块神奇的土地。近些年来，虽已有少量外地画家入黔采风，但其大多数都以公路沿线或由导游指定景区走马观花而已，很少有深入下去的。只有我等生长在黔中的画家，才有可能深入到很多地方去领略这块土地的神奇魅力。贵州多山，属喀斯特岩溶地貌，地形多变，结构复杂，既有如北方山水的坚硬挺拔，又有如南方山水的清雅秀丽，既有高山峻岭，又有平缓土坡，更有乡村田园、竹篱茅舍镶嵌其间，可以说是集南北山水之佳构于此。加之这里民风古朴，热情好客，无论深入到何地都像到了家一样。所以我常给同行们说，生活在贵州的画家，如不画山水，实不可思议也。

前面曾提到我作画时多随意为之，似漫不经意而又不尊法度，其实并非如此，虽胸无成竹，但胸中却有丘壑，虽漫不经意，但处处追求精到，看似无法却处处有法，所谓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是也。虽然随意，但不随便。我一向认为，随意是艺术上得自由的表现，画中国画特别是画写意画，能得自由是极为可贵的。自由乃性之使然，是一种创作上的至高境界。只有



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心领神会，随意生发，左右逢源，直抒胸臆，不为造物役，其画作才会有生动之感。很多画家不明此理，作画前包袱很重，如临大敌，处处小心，处处刻意，“其术亦近苦矣”（董其昌语）。如此心态，其画作如何，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画中国画最好能随意些，不能过分精雕细刻，“谨毛而失貌”也。

我常深入山区写生，但多不用笔，多观察而用心记之，变眼中山水为心中山水。古人云“澄怀味象”就是这个意思。时间久了，便会融会贯通，创作时便会得自由之趣。若一味斤斤计较于真山真水，从真山真水中解脱不出来，不能随意，又怎能得自由之趣。由此可知，作画能随意，能得自由是极不易的，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还要读书明理，不可操之过急。

至于风格问题，我认为是一个艺术家一生追求的目的。若言某个画家已具有一定的个人风格，是对这个画家艺术上成熟的肯定。我虽然在绘画这条道路上风风雨雨走了三十多年，但离形成风格还属尚早。虽然很多同行已认为我的画已具有一定的个人风格，但我仍然不以为然。我认为风格的形成是一个艺术家一生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结晶，还要加上长期奋斗努力，过早地形成风格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方面我是主张大

器晚成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的艺术历程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十岁以前为基本功阶段。凡造型功夫、笔墨功夫、文化功夫等需要在此阶段基本完成；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属锤炼艺术语言，寻找突破口，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六十岁以后便可自由些，放开些，所谓随心所欲，不逾规矩是也。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画家天资聪慧，三十岁左右就有自己的样子了，所以我说不能用我的这种模式去套用每一个画家。作画这东西很复杂，有的靠灵气，有的靠功夫，有的则是靠学问。每一种情况都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每一个画家在构建自己的艺术历程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自己的路怎么走，只有自己最清楚，不能老跟别人跑。现在书画界跟风的情况很严重，若某人获得了金奖，或取得了成功，大家都跟着学，搞成千人一面。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说过，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个人性格、气质、素养、经历等多种综合因素的结果，这是千差万别的。你不具备别人的气质、修养、经历，你能学像吗？即使像也只是形式上像，得其皮毛而已。扯得远了，还是回来谈我自己，我虽然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个艺术模式，实际上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希望自己能得以实现。但希望必定是美好的，而我还需更多的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清明节
136cm × 68cm
纸本 2011年

方坤的山水画很厚重、苍润，笔墨老辣，有紧有松，感觉很大气。他画的是贵州的山水，受黔西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过来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石桥清话图
136cm × 68cm
纸本 2010年



临流清话图
136cm x 68cm
纸本 2009年